



重庆巡演结束后，演员们集体谢幕。

历史的传唱，精神的重现

——观《天下大足》舞剧的审美重构与文化叩问

□ 邹安超

有着凿痕的左右崖壁，高耸而坚硬，仿佛在述说着乡野之处的一段文明史；粗砺厚重的石缝间，深邃而神秘，似在藏匿那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。

舞台大幕初启，左右高悬的崖壁造像与台后镜面叠成一道时空褶皱，南宋工匠“叮当”的凿刻声穿透千年雾霭，舞剧《天下大足》通过小福被救“缘起”的场面，直抵现场观众的灵魂，慢慢展示史诗般的叙述与演绎……

以“照见自己，照见众生”为精神内核，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雕凿史凝缩为一场关于信仰、生命与传承的史诗性展演。作为一部以“工匠肉身成史”为主线的作品，它打破了传统舞剧对宏大叙事的依赖，转而以“人间小满”的微观视角，诠释“天下大足”的终极理想。这种创作理念与传统艺术作品“从烟火处触摸神性”的哲思不谋而合，既是对历史褶皱的深情抚摸，也是对当代精神的深刻映照。

全剧分上下两场。上场以缘起、担山、采莲、烟火、传承五个篇章反映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淳朴生活，他们辛勤劳作，勇敢付出，有烟火人家的温情，有救人于危难的侠肝义胆，还有坚定不移的信仰；下半场以小满、无常、觉悟、若水、不息，反映石刻造像的艰辛与生生不息，体现文明的传承与守护，还有舍身忘我的大爱无疆。灾难无常，一场暴风雨后，美好的家园不复存在，师父去世，亲人离别……山石无语，独活于世的小福经历了痛彻心扉的漫长煎熬，随后顿悟奋发。艳阳出来，也是小福觉悟后的初醒，前行的路很长，但不畏惧、不退缩，他要将文明的接力棒扛于肩上，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，传承，直至生生不息……

5000年中华文明，文化璀璨，文明深厚。文化兴，则国兴。“开山化石，励志图新”八字箴言不仅是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艰辛开凿的深度演绎，也是对中华文明瑰宝的深度挖掘，更是

对中国工匠精神的现代性转译，还是讲好中国故事，颂时代华章的重度体现。

观《天下大足》，让我们一起来感知那些直抵灵魂的演绎、感受无声胜有声的心动和曼妙。

匠魂的肉身化：从石纹到血脉

舞剧以“工匠留名”为叙事切口，将大足石刻题记中46位佚名匠人的生命史，重构为少年小福的成长史诗。小“福”即“佛”，肉身成佛，福满人间。舞台上的《父母恩重经变相》双人舞，以母子相拥的肢体缠绕，复现宝顶山大佛湾第15号龕“推干就湿”“哺乳养育”等石刻场景；《牧牛图》群舞则以竹笛与牛铃的节奏呼应，将田园哲思转化为牧童与耕牛嬉游的野趣张力。这种“以舞释像”的手法，恰如编导刘翠所言：“让冰冷的石头开口说话，让工匠的血肉重新在舞蹈中生长。”

石刻群像的肉身转世，剧中人物皆脱胎于大足石刻的题记与造像。

媚态观音的双重人格，孟庆阳扮演的老板娘与媚态观音，前者泼辣市井，后者庄严悲悯，呼应北山第125龕“菩萨低眉处，尽是众生相”的世俗化特征；养鸡女的舞蹈人类学，双人舞段提炼自宝顶山第20号龕“养鸡女”造像，编导以川渝“矮桩步”和“扭腰摆胯”动作，还原南宋巴蜀女性的生存智慧；工匠群像的阶层切分，师父（文氏家族代表）、秀才（书丹匠人）、老铁（粗坯工）构成南宋手工业者的阶层图谱，暗合《大足县志》中“百工竞巧”的记载……

剧中匠人群像的塑造，恰是“伟大缘于平凡”的哲思与运用。师父的尺规丈量、老铁匠的粗坯塑型、秀才书丹题刻等等，每一段舞蹈皆是血肉与石壁的对话……

主演张翰的6分钟独舞堪称全剧美学枢纽。其动作设计融合川江纤夫的弓腰踏地、铁

匠锻打的肌肉震颤与喘息，演绎出“诗性的痛感”与坚韧；还有凿石工匠的挥锤韵律，形成“力与美的多重变奏”。当他的脊背在顶光下起伏如崖壁纹路，汗水飞溅成星光的刹那，舞蹈已超越对劳动场景的摹写，身体语言的意象生成，升华为“肉身成史”的悲壮仪式。这种将身体作为雕刻工具的美学实验，与众多艺术家塑造的“泥土烙印”扶贫叙事形成精神共鸣——二者皆以肉身之尺，丈量历史与现实的沟壑，融精神于血脉之中。

编导大胆打破宗教艺术的崇高性，让媚态观音与沽酒女共舞、牧牛图与养鸡女并置。孟庆阳扮演的媚态观音，以水袖的弧光勾勒出大足石刻中观音造像中“东方维纳斯”的曲线；而刀妹的泼辣踏步，则源自宝顶山第20号地獄变相龕“养鸡女”的市井生机。这种“佛堂与酒肆同框”的舞台调度，暗合大足石刻“三教合一”的文化特质，其民族化、世俗化、生活化的演绎，解构出神性的从佛龕到市井的空间折叠。

匠魂的史诗化：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辩证

少年小福从战乱流民到石刻传人的成长弧线，构成全剧的情感脊柱。小福一系列经历，如逃亡与被救、收养与关爱、生与死的面临，都是群体与个体之间情感的互动，情绪的交流。当他匍匐在地摹拓师父足印时，舞台地面投影出北山第136号转轮经藏龕的千佛纹样——个体足迹与集体信仰在此重叠。这种“以足叩问历史”的设计，皆是平凡者用生命丈量文明的有力佐证。

剧中工匠角色的肢体语言，暗藏南宋川渝的技艺密码：师父丈量崖壁的“规尺舞步”，源自《营造法式》的几何美学；秀才书丹题刻的“悬腕之姿”，化用书法中的飞白笔意；而老铁匠锻打粗坯的“金石节奏”，则脱胎于大足龙水五金的锻造韵律。这些动作不仅是技艺的展演，更是“工匠基因库”的活态传承，有群体的智慧，是集体和团结的产物。恰如编导张雅琦所言：“每个舞步都是刻在川渝人DNA里的文化记忆。”

“十大明王”舞段以雷霆之势再现宝顶山第22号龕的天灾意象。舞者以断裂的肢体语言模拟山崩地裂，大批匠人在狂风暴雨来临时勒绳索爬山崖保护护石，这一场面，悲壮而热烈，其同心同德、团结协作而勇往直前，痛苦又欣慰，凄凉又温暖……小福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吞噬着生与死的痛，消化着舍与得的爱，让他的情感世界得以洗礼和升华。

“无常”便是“常”，一切都在生与灭变化之中，经历过生死离别之后，总会重生和涅槃，于是乡亲们们在《父母恩重经变相》的乐声中重构家园，而小福，也在新生之后重振再出发，决定以山为册，化刃为笔，用余生刻石留名，令文明璀璨发光。这种“毁灭—重生”的叙事结构，暗合大足石刻“慈悲渡劫”的宗教哲学，更赋予传统舞剧罕见的史诗气质。当镜面折射出当代汶川、玉树地震的救援影像时，历史创伤与现实际遇完成超时空对话，展示出艺术重现与疗愈的无穷魅力。



舞剧《天下大足》演出现场。

技术的赋魅：新媒体语汇下的文化遗产活化

舞台中央的巨型镜面装置，既是宝顶佛湾的崖壁隐喻，也是连通古今的时空魔方。当工匠凿刻的剪影投射其上，石刻纹路由基因链般螺旋生长；当观众的面容与佛像重叠，镜面瞬间化作“数字敦煌”的交互界面。这种“虚实嵌套”的视觉修辞，亦幻亦真，令人遐想无边……

铁凿击石的清脆高频、川江号子的低沉共鸣、竹笛颤音的田园诗意，在立体声场中交织成“声音的崖壁”。特别在《牧牛图》舞段，牛铃的方位移动模拟石刻的空间纵深感，使观众产生“互游石窟”的沉浸体验。这种声效设计，与传统音乐中的“水声疗愈灵魂”形成通感呼应。

服装设计堪称“行走的非遗博物馆”：工匠的麻布短褐植入大足竹编纹样，沽酒女的襦裙提取蜀绣蝴蝶元素，而媚态观音的纱衣则印染北山观音的璎珞图谱。更精妙之处在于材质选择——采用土生土长的国家级非遗重庆荣昌夏布与镜面涂层的混搭，既呼应石刻的粗砺感，又暗喻传统工艺的现代表达。这种“古今材质的对话”，恰是非遗文化符号世俗、生活的巧妙结合与运用。

精神的拓印：从地域叙事到文明对话的升维

“开山化石”的重庆魂、地域文化的超克之力，剧中反复出现的“开山化石，励志图新”八字箴言，不仅是工匠精神的注脚，更暗合重庆山城文化的生存哲学。当少年小福在镜面星空中接师父的凿刀，舞台后方投影出当代重庆的轻轨穿楼、跨江大桥等奇观——古代工匠劈山凿石的魄力，与现代重庆“向立体要空间”的智慧形成精神接力。这种叙事策略，注入重庆地域灵魂与文明基因，感受舞剧层次与立体空间的多维变换。

工匠精神的全球语汇：从大足到人类石窟史诗

通过对比敦煌飞天的“仙气”与大足石刻的“地气”，舞剧揭示中国石窟艺术的南北分野：前者追求彼岸超脱，后者执着现世圆满。当《媚态观音》舞段糅合印度古典舞的“三道弯”（暗示佛教从印度传入）与川剧旦角（本土化）手法，大足石刻作为“石窟艺术汉化终点”的文化价值得以彰显。这种“文明的对话性”，为舞剧注入超越地域的普世意义。

文化遗产活化的“大足范式”：从舞台到文旅生态

舞剧火热演绎，大足文化民俗意象的符号也随之升级传扬。剧终时无数盏孔明灯升空，鲤鱼灯舞表演，既复现2025年央视春晚的视觉奇观，又暗合宝顶山“燃灯祈福”“福满人间”的千年传统；也提示舞剧主题“人间小满，天下大足”。

舞剧以重庆作为巡演首站，接下来的全国各地演出中，力求将“唐宋风华装进文创快闪店”的文化输出策略，开创“展演融合”新模式。巡演至



舞剧《天下大足》演员在大足石刻拍宣传片。

哪里，哪座城市同步举办大足石刻拓片展、非遗工作坊，还有石雕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雕刻技艺，同样是动与静，现代与远古的交融，让观众开启“舞剧文创盲盒”。这种将崖壁造像转化为可穿戴、可体验的文化消费品的策略，正是“让历史住进日常生活”的消费理念。当观众佩戴印有“媚态观音”的丝巾走进剧场，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已然消融，神与佛就仿佛在身边，转瞬之间又仿佛成自身的超脱感和自在感莫不就是“人间小满”。

结语：在凿刻声中照见文明基因

当尾声的镜面星河缓缓暗去，耳畔仍回响着千年凿刻声。这声音不仅是工匠与石壁的对话，更是文明基因的代际传递。《天下大足》以其独创的“舞蹈人类学”视角，将大足石刻从地理坐标升华为精神图腾——在这里，崖壁是凝固的舞蹈，足尖是流动的雕刻，而每个观众的面容，都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尊无名造像。

“真正的文化遗产，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而在每个平凡生命的血脉回响中。”这部舞剧以足尖为凿，劈开的不仅是舞台的第四堵墙，更凿通了古今文明的精神隧道。此刻的舞台，已成为一座流动的当代佛龕，而我们每个人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凿刻属于这个时代的“天下大足”。当我们在掌声中离席，带走的不是一场视觉盛宴，而是一把重新打量自身文化基因的钥匙——这或许正是《天下大足》留给这个时代、留给当今每个人最珍贵的拓印。

（作者简介：邹安超，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重庆市大足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，大足区作协副主席，出版文集多部。）



舞剧《天下大足》精彩的光影效果。本版图片由新渝报记者 欧柚希 实习生 曾亦嘉 摄